

閱
微
艸
堂
筆
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如是我聞一

觀弈道人撰

凡事類然宜
戒其偏

曩撰灤陽消夏錄屬艸未定遽爲書肆所竊刊非
所願也然博雅君子或不以爲紕繆且有以新事
續告者因補綴舊聞又成四卷歐陽公曰物嘗聚
於所好豈不信哉緣是知一有偏嗜必有浸淫而
不自覺者天下事往往如斯亦可以深長思也辛
亥七月二十一日題

太原折生遇蘭言其鄉有扶乩者降壇大書一詩曰一
代英雄付逝波壯懷空握魯陽戈廟堂存策勳書急天

閨微草堂筆記卷七

地無情戰骨多故壘春滋新草木游魂夜覽舊山河陳
濤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署名曰柿園敗將皆
悚然知爲白谷孫公也柿園之役敗於中旨之促戰罪
不在公詩乃以房琯車戰自比引爲已過正人君子之
用心視王化貞輩憤懷誤國猶百計卸責於人者真三
光之於九泉矣大同杜生宜滋亦錄有此詩空提作辜
負春滋作春添意若何作竟若何凡四字不同蓋傳寫
偶異大旨則無殊也

漫河地家低窪
夏秋恒多積潦
良有司宜留心

許南金先生言康熙乙未過阜城之漫河夏雨泥濘馬
疲不進息路旁樹下坐而假寐恍惚見女子拜言曰妾

惡奸已成罵賊殺
害者例得請旌表
閱其志也牌位不
祠身已玷也立法
家希允當

黃保寧妻湯氏也在此爲強暴所逼以死捍拒卒被數
刃以死官雖捕賊誅然以妾已被汚竟不旌表其官
哀其貞烈俾居此地爲橫死諸魂長今四十餘年矣夫
異鄉丐婦踽踽獨行猝遇三健男子執縛於樹肆其淫
毒除罵賊求死別無他術其齧齒受玷由力不敵非節
之不固也司獄者苛責無已不亦冤乎公狀貌似儒者
當必明理乞爲白之夢中欲詢其里居霍然已醒後問
阜城士大夫無知其事者問諸老吏亦不得其案牘蓋
當時不以爲烈婦湮沒久矣

京師某觀故有狐道士建醮醮多金釐事後與其徒在

匣燈前會計出入尙闕數金師謂徒乾沒徒謂師誤
算盤珠格格至三鼓未休忽梁上語曰新秋涼爽我倦
欲眠汝何必在此相聒此數金非汝欲買媚藥置懷中
過後巷劉二姐家二姐索金指環汝乘醉探付彼耶何
竟忘也徒轉面掩口道士乃默然歛簿出剃工魏福時
寓觀內親聞之言其聲啾啾如小兒女云

旱魃爲虐見雲漢之詩是事出經典矣山海經寔以女
魃似因詩語而附會然據其所言特一妖神耳近世所
云旱魃則皆僵尸掘而焚之亦往往致雨夫雨爲天地
之所合一僵屍之氣能彌塞乾坤使隔絕不過乎

今此宅或疑葉東
卿所居或改作湖
廣會館

而亦有龍所作者一僊尸之技倆竟能驅逐神物使畏
避不前乎是何說以解之又狐避雷劫自宋以來見於
雜說者不一夫狐無罪歟雷霆剋期而擊之皇淫刑也
天道不如是也狐有罪歟何時不可以誅而必限以某
日某刻使先知早避卽一時暫免又何時不可以誅乃
過此一時竟不復追理是佚罰也天道亦不如是也是
又何說以解之偶閱近人夜談叢錄見所載焚旱魃二
事狐避劫二事因記所疑俟格物窮理者詳之

虎坊橋西一宅南皮張公子畏故居也今劉雲房副憲
居之中有一井子午二時汲則甘餘時則否其理莫明

瓊海一曰一朔一
日東流一曰西流謂
之東派水西派水

或曰陰起午中陽生子半與地氣應也然元氣昆侖充
滿大地何他并不與地氣應此井獨應乎西土最講格
物學職方外紀載其地有水一曰十二潮與晷漏不差
杪忽有欲窮其理者構廬水側晝夜測之迄不能喻至
悲而自沉此井抑亦是類耳

張讀宣室志曰俗傳人死數日當有禽自柩中出曰煞
太和中鄭生者緦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忽無所
見訪里中民訊之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者
言今日煞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
若所獲果是乎此卽今所謂煞神也徐鉉稽神錄曰彭

虎子少壯有膂力嘗謂無鬼神曰死俗巫誦之曰某日
殃然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
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推門入虎子皇遽無計先有一
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
耶母曰無此卽今所謂回煞也俗云殤子未生齒者死
無煞有齒者卽有煞巫覡能預尅其期家奴孫文舉宋
文皆通是術余嘗索視其書特以年月日時干支推算
別無奇奧其某日逢某凶煞當用某符禳解則詭詞取
財而已或有室廬偏仄無地避煞者又有厭制之法使
伏而不出謂之斬殃尤爲荒誕然家奴宋遇婦死遇呂

巫新殃迄今所居室中夜恒作響小兒女亦多見其形
似又不盡誣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幽明之理莫得而
窮不必尚爲之詞亦不必力攻其說

人死者魂隸冥籍矣然地球圓九萬里徑三萬里國土
不可以數計其人當百倍中土鬼亦當百倍中土何游
冥司者所見皆中土之鬼無一徼外之鬼耶其在各
有閻羅王耶願耶中德懋攝陰官者也嘗以問之弗能
答人不死者名列仙籍矣然赤松廣成聞於上古何後
代所遇之仙皆出近世劉向以下之所記悉無聞耶豈
終歸於盡如宋子之論魏伯陽耶妻真人近垣領道教

者也嘗以問之亦弗能答

里人閻勲疑其妻與表弟通遂攜銃擊殺其表弟復歸而殺妻刺刀於胸格格然如中鐵石迄不能傷或曰是鬼神慙其枉死陰相之也然枉死者多鬼神何不盡陰相歟當由別有善行故默邀護佑耳

景州申君學坤謙居先生子也純厚朴拙不墜家風信道學甚篤嘗謂從兄懋園曰曩在某寺見僧以福田誘財物供酒肉資因著一論戒勿施捨夜夢一神似彼教所謂伽藍者與余侃侃爭曰君勿爾也以佛法論廣大慈悲萬物平等彼僧尼非萬物之一耶施食及於鳥鷃

愛惜及於蟲鼠欲其生也此輩藉施捨以生君必使之
飢而死曾視之不若烏鳶蟲鼠耶其間破壞戒律自墮
泥犁者誠比比皆是然因有梟鳥而盡戕羽族因有豺
獍而盡戕獸類有是理耶以世法論田不足授不能不
使百姓自謀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種募化亦謀食之
一道耶必以其不耕不織爲蠹國耗民彼不耕不織而
蠹國耗民者獨僧尼耶君何不一著論禁之也且天
下之大此輩豈止數十萬一旦絕其衣食之源羸弱者
轉乎溝壑姑勿具論桀黠者鋌而走險君何以善其後
耶昌黎聞佛尙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君無策以養

而徒腹其生豈但非佛意恐亦非孔孟意也馴不及舌
君其圖之余夢中欲與辨條然已覺其語歷歷可憶公
以所論爲何如懋園沉思良久曰君所持者正彼所見
者大然人情所向匪今斯今豈君一論所能遏此神刺
刺不休殊多此一爭耳

同年金門高吳縣人嘗夜泊淮揚之間見岸上二叟相
遇就坐水次草亭上一叟曰君近何事一叟曰主人避
暑園林吾日日入其水閣觀活祕戲圖百媚橫生亦殊
可玩其第五姬尤妖艷見其與主人翦髮爲誓約他年
燕子樓中作關盼盼又約似玉簫再世重侍韋臯主人

爲之感泣然偶聞其與母竊議則謂主人已老宜早儲
金帛爲琵琶別抱計也君謂此輩可信乎相與太息久
之一叟又曰聞其嫡甚賢信乎一叟掉頭曰天下之善
妬人也何賢之云夫妬而鬻爭是爲淵毆魚者也此婦
於妾媵之來弱者撫之以恩縱其出入台遊不復防制
使流於淫佚其夫自愧而去之强者待之以禮陽尊之
與已匹而陰導之與夫抗使養成驕悍其夫不堪而去
之有二術所不能餌者則密相煽構務使參商兩敗者
又多宥之幸不卽敗而一門之內訌誶時聞使其夫入
妾之室則怨語愁顏入妻之室乃柔聲怡色其去就不

治飲鹽滷方

問而知矣此天下之善妬人也何賢之云門高竊聽所言服其中理而不解其日入水閣語方凝思間有官舫鳴鉦來收帆欲泊二叟轉瞬已不見乃悟其非人也先兄晴湖曰飲滷汁者血凝而死無藥可醫里有婦人飲此者方張皇莫措忽一媼排闥入曰可急取隔壁賣腐家所磨豆漿灌之滷得豆漿則凝漿爲腐而不凝血我是前村老狐曾聞仙人言此方也語訖不見試之果得蘇劉涓子有鬼遺方此可稱狐遺方矣

客作秦兩嚴嘗御車自李家窪往淮鎮遇持統擊鵠者馬皆驚逸兩嚴倉皇墮車下橫臥轍中自分無生理而

家訓格言

人間何家得
聞此語

馬忽不行抵暮歸家沽酒自慶燈下與僮輩話其異聞
窗外人語曰爾謂馬自不行耶是我二人掣其轡也開
戶出視寂無人迹明日因賣酒脯至墮車處祭之先姚
安公聞之曰鬼如此求食亦何惡於鬼

里人王五賢

幼時聞呼其字是此二
音不知卽此二字否也

老塾師也嘗夜過

古墓聞鞭朴聲併聞責數曰爾不讀書識字不能明理
將來何事不可爲至十千天律時爾悔遲矣謂深更遠
野誰人在此教子弟諦聽乃出狐窟中五賢喟然曰不
圖此語聞之此間

先叔儀南公有質庫在西城客作陳忠主買菜蔬僮輩

嘉慶庚辰年信
門人戴立齋南
其僕印貴餘人
也主買米蔬及
雜物各物必乾沒
數錢人不知也在
輒作豪語一自
陳於日間所報帳
籍不若其豪語之
與立齋傾聽大笑
戒僕輩勿言彼亦
不知也

皆謂其近多餘潤宜囊衆忠諱無有次日篋錦不啟而
所蓄錢數千惟存九百樓上故有狐恒隔窓與人語疑
所爲試往叩之果朗然應曰九百錢是汝僱值分所應
得吾不敢取其餘皆日日所乾沒原非汝物今日端陽
已爲汝買糴若干買酒若干買肉若干買鷄魚及瓜菜
果寔各若干併泛酒雄黃亦爲買得皆在樓下空屋中
汝宜早烹炮遲則天暑恐腐敗啟戶視之纍纍具在無
可消納竟與衆其餐此狐可謂惡作劇然亦頗快人意
也

亥有二首六身是拆字之權輿矣漢代圖識多離合點

書至宋謝石輩始以是術專門然亦往往有奇驗乾隆
甲戌余

殿試後尚未傳臚在董文恪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拆字
余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竟不屬君矣里字拆之爲二
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脚
土吉字頭是庶吉士矣後果然又戊子秋余以漏言獲
譴獄頗急日以一軍官伴守一董姓軍官云能拆字余
書董字使拆董曰公遠戍矣是千里萬里也余又書各
字董曰下爲口字上爲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曰在西爲
久其西域乎問將來得歸否曰字形類

君亦類召必

賜環也問在何年曰口爲四字之外圍而中缺兩筆其
不足四年乎今年戊子至四年爲辛卯久字卯之偏旁
亦相合也果從軍烏魯木齊以辛卯六月還京蓋精神
所動鬼神通之氣機所萌形象兆之與撰著灼龜事同
一理似神異而非神異也

醫者胡宮山不知何許人或曰本姓金寔吳三桂之問
謀三桂敗乃變易姓名事無左證莫之詳也余六七歲
時及見之年八十餘矣輕捷如猿猴技擊絕倫嘗舟行
夜遇盜手無寸刃惟倒持一烟筒揮霍如風七八人並

刺中鼻孔仆然最畏鬼一生不敢獨睡言少年嘗遇一
僵尸揮拳擊之如中木石幾爲所搏幸躍上高樹之頂
尸繞樹踰距至曉乃掘木不動有鈴馱羣過始敢下視
白毛遍體目赤如丹砂指如曲鈞齒露脣外如利刃怖
幾失魂又嘗宿山店夜覺被中蠕蠕動疑爲蛇鼠俄枝
梧撐拄漸長漸巨突出並枕乃一裸婦人雙臂抱持如
巨絙束縛接吻噓氣血腥貫鼻不覺暈絕次日得灌救
乃蘇自是膽裂黃昏以後遇風聲月影卽惴惴却步云
南皮令居公綏在州縣幕二十年練習案牘聘幣無虛
歲擁貲旣厚乃拔劍得官以爲駕輕車就熟路也比蒞

任乃憤憤如木雞兩造爭辯輒面頰語澁不能出一字
見上官進退應對無不顛倒越歲餘遂以才力不及劾
解組之日夢蓬首垢面人長揖曰君已罷官吾從此別
矣霍然驚醒覺心境頓開貧無歸計復理舊業則精明
果決又判斷如流矣所見者其夙寃耶抑卽昌黎所送
之窮鬼耶

裴文達公言官詹事時遇值日五鼓赴

圓明園中途見路旁高柳下燈火圍繞似有他故至則
一護軍縊於樹衆解而救之良久得蘇自言過此暫憩
見路旁小室中有燈光一少婦坐圓窓中招我踰窓入

甫一俛首項已被挂矣蓋益鬼變形求代也此事所在多有此鬼乃能幻屋宇設繩索爲可異耳又先農壇西北文昌閣之南文昌閣俗文昌閣俗滙有積水亦往往有溺鬼誘人余十三四時見一人無故入水已沒半身衆噪而挽之始強回癡坐良久漸有醒意問何所苦而自沉曰寔無所苦但渴甚見一茶肆趨往求飲猶記其門懸匾額粉板青字曰對瀛館也命名頗有文義誰題之誰書之乎此鬼更奇矣

山東劉君善謨余丁卯同年也以其黠巧皆戲呼曰劉鬼谷劉故詆諧亦時以自稱於是鬼谷名大著而其字

若別號人轉不知乾隆辛未僦校尉營一小宅田白岩
偶過閒話四顧慨然曰此鳳眼張三舊居也門庭如故
埋香黃土已二十餘年矣劉駭然曰目卜此居吾數夢
艷婦來往堂廡間其若人乎白岩問其狀良是劉沉思
久之拊几曰何物淫鬼敢魅劉鬼谷果現形必痛扶之
白岩曰此婦在時真鬼谷子婢閭百變爲所顛倒者多
矣假鬼谷子何足云京師大矣何必定與鬼同住力勸
之別徙余亦嘗訪劉於此憶斜對戈芥舟宅約六七家
今不能指其處矣

吏太常松濤言初官戶部主事時居安南營與一孀婦

鄰一夕盜入媼婦家穴壁已穿矣忽大呼曰有鬼狼狙
越牆去迄不知其何所見也豈神或哀其勞獨陰相之
歟又戈東長前輩一日飯罷坐堦下看菊忽聞大呼曰
有賊其聲喑鳴如牛鳴盎中舉家駭異俄連呼不已諸
聽乃在廡下鑪院內急遽避者來啟視則儼然一餓夫
昂首長跪自言前兩夕乘闇闌入伏匿此炕冀夜深出
竊不虞二更微雨夫人命移醺壺兩甕置院板土遂不
能出尙冀雨霽移下乃兩日不移饑不可忍自思出而
被執罪不過杖不出則終爲餓鬼故反作聲自呼耳其
事極奇而寔爲情理所必至錄之亦足資一粲也

河間府吏劉啟新粗知文義一日問人曰梟鳥破鏡是何物或對曰梟鳥食母破鏡食父均不孝之物也劉拊掌曰是矣吾患寒疾昏憤中魂至冥司見二官連几坐一吏持牘請曰某處狐爲其孫齧殺禽獸無知難責以人理今惟議抵不科不孝之罪左一官曰狐與他獸有別已鍊形成人者宜斷以人律未鍊形成人者自宜仍斷以獸律右一官曰不然禽獸他事與人殊至親屬天性則與人一理先王誅梟鳥破鏡不以禽獸而貸也宜仍科不孝付地獄左一官首肯曰公言是俄吏拘牘下以掌摑吾憐而蘇所言歷歷皆記惟不解梟鳥破鏡語

竊疑爲不孝之鳥獸今果然也案此事新奇故陰府亦煩商酌知獄情萬變難執一端據余所見事出律例之外者一人外出訛傳已死其父母因鬻婦爲人妾夫歸迫於父母弗能訟也潛至娶者家伺隙一見竟攜以逃越歲緝獲以爲非姦則已別嫁以爲姦則本其故夫官無律可引也又刼盜之中別有一類曰趕蛋不爲盜而爲盜之盜每伺盜外出或襲其巢或要諸路奪所刼之財一日互相格鬪並執至官以爲非盜則寔強掠以爲盜則所掠乃盜賊官亦無律可引也又有姦而懷孕者決罰後官依律判生子還姦夫後生子本夫恨而殺之

姦夫掠故殺其子雖有律可引而終覺姦夫所訴有理
無情本夫所爲有情無理無以持其平也不知彼地下
冥官遇此等事又作何判斷耳

豐宜門外風氏園古松前輩多有題詠錢香樹先生尙
見之今已薪矣何華峯云相傳松未枯時每風靜月明
或聞絲竹一鉅公偶游其地偕賓友夜往聽之二鼓後
有琵琶聲似出樹腹似在樹杪久之小聲緩唱曰人道
冬夜寒我道冬夜好繡被暖如春不愁天不曉鉅公叱
曰何物老魅敢對我作此淫詞憂然而止俄登登復作
又唱曰郎似桃李花妾似松柏樹桃李花易殘松柏常

如故鉅公點首曰此乃差近風雅餘音搖曳之際微聞
樹外悄語曰此老姝易與但作此等語言便生歡喜撥
刺一響有如絃斷再聽之寂然矣

佃戶卞晉寶息耕隴畔枕塊甦眠朦朧中間人語曰昨
官中有何事一人答曰昨勘某人繼妻予鐵杖百雖是
病容尙眉目如畫肌肉如凝脂每受一杖哀呼宛轉如
風引洞簫使人心碎吾手顫不得下幾反受鞭問者太
息曰惟其如是之妖媚故蠱惑其夫荼毒前妻兒女造
種種惡業也晉寶私念是何官府乃用鐵杖欲起問之
欠伸拭目乃荒烟蔓草四顧闐然

故城賈漢恒言張二酉張三辰兄弟也二酉先卒三辰撫姪如已出理田產謀婚娶皆殫竭心力姪病瘵經營醫藥殆廢寢食姪歿後恒怱怱如有失人皆稱其友愛越數歲病革昏瞶中自語曰咄咄怪事頃到冥司二兄訴我殺其子斬其祀豈不冤哉自是口中時喃喃不甚可辨一日稍蘇曰吾知過矣兄對閻羅數我曰此子非不可化誨者汝爲叔父去父一間耳乃知養而不知教縱所欲爲恐拂其意使恣情花柳得惡疾以終非汝殺之而誰乎吾茫然無以應也吾悔晚矣反手自椎而歿三辰所爲亦未俗之所難坐以殺姪春秋責備賢者耳

然要不得謂二酉可也平定王執信余已卯所取士也
乞余誌其繼母墓稱母生一弟曰執蒲庶出一弟曰執
璧平時飲食衣服三子無所異遇有過責詈捶楚亦三
子無所異也賢哉數語盡之矣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載趙清常歿子孫鬻其遺書武康
山中白晝鬼哭聚必有散何所見之不達耶明壽寧侯
故第在興濟斥賣畧盡惟廳事僅存後鬻其木於先祖
拆卸之日匠者亦聞柱中有泣聲千古癡魂殆同一轍
余嘗與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氏尚以爲泡影區區者
復何足云我百年後儻圖書器玩散落人間使賞鑒家

指點摩挲曰此紀曉嵐故物是亦佳話何所恨哉曲汪
曰君作是言名心尙在余則謂消閒遣日不能不借此
自娛至我已弗存其他何有任其飽蟲鼠委泥沙耳故
我書無印記硯無銘識政如好花朗月勝水名山偶與
我逢便爲我有迨雲烟過眼不復問爲誰家物矣何能
鐫號題名爲後人作計哉所見尤脫洒也

職官姦僕婦罪止奪俸以家庭暱近幽賤難明律意深
微防誣讎反噬之漸也然橫干強迫陰譴寔嚴戴遂堂
先生言康熙未有世家子挾汚僕婦僕氣結成噎膈時
婦已孕僕臨歿以手摩腹曰男耶女耶能爲我復讐耶

後生一女稍長極慧艷世家子又納爲妾生一子文園
消渴俄天天年女帷薄不修竟公庭涉訟大損家聲十
許年中婦縞袂扶棺女青衫對簿先生皆目見之如相
距數日耳豈非怨毒所鍾生此尤物以報哉

遂堂先生又言有調其僕婦者婦不答主人怒曰敢再
拒箠汝死泣告其夫方沉醉又怒曰敢失志且割刃汝
胸婦憤曰從不從皆死無寧先死矣竟自縊官來勘驗
尸無傷語無證又死於夫側無所歸咎弗能究也然自
是所繻之室雖天氣晴明亦陰陰如薄霧夜輒有聲如
裂帛燈前月下每見黑氣搖漾似人影卽之則無如是

十餘年主人歿乃已未歿以前晝夜使人環榻疑其有所見矣

烏魯木齊軍吏鄔圖麟言其表兄某嘗詣涇縣訪友遇雨夜投一廢寺頽垣荒草四無居人惟山門尚可棲止姑留待霽時雲黑如墨閣中聞女子聲曰怨鬼叩頭求賜紙衣一襲白骨銜恩某怖不能動然度無可避強起問之鬼泣曰妾本村女偶獨經此寺爲僧所遮留妾哭誓不從怒而見殺時衣已盡禿遂被裸埋今百餘年矣雖在冥途情有廉恥身無寸縷愧見神明故寧抱沉寃潛形不出今幸逢君子儻取數翮彩楮剪作裙襦焚之

寺門使幽魂做體便可想諸地府再入轉輪惟君哀而垂拯焉某戰慄諾之泣聲遂寂後不能再至其地竟不果焚嘗自謂負此一諾使此鬼茹恨黃泉恒耿耿不自安也

于道光言有士人夜過嶽廟朱扉嚴閉而有人自廟中出知是神靈膜拜呼上聖其人引手掖之曰我非貴神右臺司鏡之吏賁文簿到此也問司鏡何義其業鏡也耶曰近之而又一事也業鏡所照行事之善惡耳至方寸微醺情偽萬端起滅無恒包藏不測幽深遠密無迹可窺往往外貌麟鸞中韜鬼蜮隱隱未形業鏡不能照

也南北宋後此術滋工塗飾彌縫或終身不敗故諸天
台議移業鏡於左臺照真小人增心鏡於右臺照偽看
子圓光對映靈府洞然有拗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
者有曲如鉤者有拉雜如糞壤者有溷濁如泥滓者有
城府險阻千重萬掩者有脉絡屈盤左穿右貫者有如
荆棘者有如刀劍者有如蜂蠆者有如狼虎者有現冠
蓋影者有現金銀氣者甚有隱隱躍躍現祕戲圖者而
回顧其形則皆岸然道貌也其圓瑩如明珠清澈如水
晶者千百之一二耳如是者吾立鏡側籍而記之三月
一達於獄帝定罪福焉大抵名愈高則責愈嚴術愈巧

則罰愈重春秋二百四十年痺惡不一惟震夷伯之廟
天特示譴於展氏隱隱故也子其識之士人拜受教歸
而乞道光書額名其室曰觀心

有歌童扇上畫雞冠於筵上求李露園題露園戲書絕
句曰紫紫紅紅勝晚霞臨風亦自弄天斜枉教蝴蝶飛
千遍此種原來不是花皆嘆其運意雙關之巧露園赴
任湖南後有扶乩者或以雞冠請題卽大書此詩余駭
曰此非李露園作耶乩忽不動扶乩者狼狽去顏介子
嘆曰仙亦盜句或曰是扶乩者本僞託已屢以盜句欺
矣

從兄里居言昔聞劉鬻亭談二事其一有農家子爲狐媚延術士効治狐則搗將烹諸油釜農家子叩額乞免乃縱去後思之成疾醫不能療狐一日復來相見悲喜狐意落落謂農家子曰君苦相憶止爲悅我色耳不知是我幻相也見我本形則駭避不遑矣歛然撲地蒼毛修尾鼻息咻咻目睒睒如炬跳擲上屋長嘯數聲而去農家子自是病痊此狐可謂能報德其一亦農家子爲狐媚延術士効治法不驗符籙皆爲狐所裂將上壇毆擊一老媼似是狐母止之曰物惜其羣人庇其黨此術士道雖淺創之過甚恐他術士來報復不如且就爾

壻既聽其逃避此孤可謂能慮遠

康熙癸巳先姚安公讀書於厰裏

前明士貢澄漿毓偶此地縣厰故址也

折杏花插水中後花落結二杏如豆漸長漸巨至於紅熟與在樹無異是年逢

萬壽恩科遂舉於鄉王德安先生時同住爲題額曰瑞杏軒此莊後分屬從弟東白乾隆甲申余自福建歸問此匾已不存矣擬倩劉石菴補書而代葺此屋作記刻石龕於壁以存先世之迹因循未果不識何日償此願也

先姚安公言雍正初李家窪佃戶董某父死遺一牛老

且跛將驚於屠肆牛逸至其父墓前伏地僵臥牽挽鞭
箠皆不起惟掉尾長鳴村人聞是事絡繹來視忽鄰叟
劉某憤然至以杖擊牛曰渠父墮河何預於汝使隨波
漂沒充魚鼈食豈不大善汝無故多事引之使出多活
十餘年致渠生奉養病醫藥死棺斂且留此一墳歲需
祭掃爲董氏子孫無窮累汝罪大矣就死汝分牟牟者
何爲蓋其父嘗墮深水中牛隨之躍入牽其尾得出也
董初不知此事聞之大慙自批其頰曰我乃非人急引
歸數月後病死泣而埋之此叟殊有滑稽風與東方朔
救漢武帝乳母事竟闇合也

姨丈王公紫府文安舊族也家未落時屠肆架上一豕
首忽脫鉤落地跳擲而行市人噪而逐之直入其門而
止自是日見衰謝至餽粥不供今子孫無子遺矣此王
氏姨母自言之又姚安公言親表某氏家歲久忘其姓
氏惟記姚安
公言此事時清曉啟戶有一兔緩步而入絕不畏人直
至內寢床上臥因烹食之數年中死亡畧盡宅亦拆爲
平地矣是皆衰氣所召也

王菊莊言有書生夜泊鄱陽湖步月納涼至一酒肆遇
數人各道姓名云皆鄉里因沽酒小飲笑言既洽相與
說鬼搜異抽新多出意表一人曰是固皆奇然莫奇於

吾所見矣曩在京師避靜寓豐臺花匠家邂逅一士其
談吾言此地花事殊勝惟墟墓間多鬼可憎士曰鬼亦
有雅俗未可槩棄吾曩遊西山遇一人論詩殊多精詣
自誦所作有曰深山遲見日古寺早生秋又曰鐘聲散
墟落燈火見人家又曰猿聲臨水斷人語入烟深又曰
林梢明遠水樓角挂斜陽又曰苔痕侵病榻雨氣入昏
燈又曰鵲鵲歲久能人語魍魎山深每晝行又曰空江
照影芙蓉淚廢苑尋春蛺蝶魂皆楚楚有致方擬問其
居停忽有鈴馱琅琅款然滅跡此鬼寧復可憎耶吾愛
其脫洒欲留其飯其人振衣起曰得免君憎已爲大幸

寧敢再入郇厨一笑而隱方知說鬼者卽鬼也書生因
戲曰此誠奇絕古所未聞然陽羨鵝籠幻中出幻乃輾
轉相生安知說此鬼說鬼者不又卽鬼耶數人一時色
變微風颯起燈光黯然並化爲薄霧輕烟濛濛四散

庚午四月先太夫人病革時語子孫曰舊聞地下眷屬
臨終時一一相見今日果然幸我平生尙無愧色汝等
在世家庭骨肉當處處留將來相見地也姚安公曰聰
明絕特之士事事皆能知而獨不知人有死經綸開濟
之才事事皆能計而獨不能爲死時計使知人有死一
切作爲必有索然自返者使能爲死時計一切作爲必

有悚然自止者惜求諸六合之外失諸眉睫之前也

一南士以文章遊公卿間偶得一漢玉璜質理瑩白而
血斑徹骨嘗用以鎮紙一日借寓某公家方燈下搆一
文聞窻隙有聲忽一手探入疑爲盜取鐵如意欲擊見
其纖削如春葱瑟縮而止穴紙竊窺乃一青面羅刹鬼
怖而仆地比蘇則此璜已失矣疑爲狐魅幻形不復追
詰後於市上偶見詢所從來輾轉經數主竟不能得其
端緒久乃知爲某公家奴僞作鬼裝所取董曲江戲曰
渠知君是惜花御史故敢露此柔荑使遇我輩粗材斷
不敢自取斷腕余謂此奴僞作鬼裝一以使不敢攬執

鑄鼎象物

隱微草堂筆記卷七

三

一以使不復追求又燈下一掌破窗恐遭捶擊故僞作
女手使知非盜且引之窺見惡狀使知非人其運意亦
殊周密蓋此輩爲主人執役卽其鈍如樁至作姦犯科
則奇詭環生如鬼如蜮大抵皆然不獨此一人一事也
朱竹坪御史嘗小集閭梨村尙書家酒次竹坪慨然曰
清介是君子分內事若恃其清介以凌物則殊嫌客氣
不除昔某公爲御史時居此宅坐間或言及狐魅某公
痛詈之數日後月下見一盜踰垣入內外搜捕皆無迹
擾攘徹夜比曉忽見廳事上臥一老人欠伸而起曰長
夏溽暑

長夏字出黃帝素問謂六月也王太僕註讀上聲杜工部長夏江村事事幽句皆讀平聲蓋注

家偶未
考也

偶投此納涼致主人竟夕不安殊深慙愧一笑

而逝蓋無故侵狐狐以是戲之也豈非自取侮哉

朱天門家扶乩好事者多往看一狂士自負書畫意氣
傲睨旁若無人至對客脫屣搔足垢向乩哂曰且請示
下壇詩乩卽題曰回頭歲月去駸駸幾度滄桑又到今
曾見會稽王內史親攜賓客到山陰衆曰然則仙及見
右軍耶乩書曰豈但右軍併見虎頭狂生聞之起立曰
二老風流旣曾親睹此時羣賢畢至古今人相去幾何
又書曰二公雖絕藝入神然意存冲挹雅人深致使見
者意消與罵座灌夫自別是一流人物離之雙美何必

合之兩傷衆知有所指相顧目笑回視狂生已著鞭欲遁矣此不識是何靈鬼作此虐謔惠安陳舍人雲亭嘗題此生寒山老木圖曰憔悴人間老畫師平生有恨似徐熙無端自寫荒寒景皴出秋山髣已絲使酒淋漓禮數疎誰知俠氣屬狂奴他年儻續宣和譜畫史如今有灌夫此所云罵座灌夫當卽指此又不識此鬼何以知此詩也

舅氏張公夢徵言兒時聞滄州有太學生居河干一夜有吏持名刺叩門言新太守過此聞爲此地巨室邀至舟相見適主人以會葬宿姻家相距十餘里聞者持刺

奔告亟命駕返則舟已行乃飭車馬具贄幣沿岸急追
晝夜馳二百餘里已至山東德州界逢人詢問非惟無
此官並無此舟乃狼狽而歸惘惘如夢者數日或疑其
家多貲刼盜欲誘而執之以他出幸免又疑其視貧親
友如讐而不惜多金結權貴近村故有狐魅特惡而戲
之皆無左證然鄉黨喧傳咸曰某太學遇鬼先外祖雪
峯公曰是非狐非鬼亦非盜卽貧親友所爲也斯言近
之矣

俗傳鵲蛇鬪處爲吉壤就鬪處點穴當大富貴謂之龍
鳳地余十一二歲時淮鎮孔氏田中嘗有是事舅氏安

公寔齋親見之孔用以爲墳亦無他驗余謂鵲以蟲蟻
爲食或見小蛇啄取蛇蜿蜒拒爭有似乎鬪此亦物態
之常必當日曾有地師爲人卜葬指鵲蛇鬪處是穴如
陶侃葬母仙人指牛眠處是穴耳後人見其有驗遂傳
聞失寔謂鵲蛇鬪處必吉然則因陶侃事謂凡牛眠處
必吉乎

慶雲鹽山間有夜過墟墓者爲羣狐所遮裸體反接倒
懸樹杪天曉人始見之掇梯解下視背上大書三字曰
繩還繩莫喻其意久乃悟二十年前曾捕一狐倒懸之
今修怨也胡厚菴先生仿西涯新樂府中有繩還繩一

篇曰斜柯三丈不可登誰躡其杪如猿升諦而視之見
倒縋背題字曰繩還繩問何以故心懽騰恍然忽省蹶
然興束縛阿紫當年曾舊事過眼如風燈誰期狹路遭
其朋吁嗟乎人妖異路炭與冰爾胡肆暴先侵陵使銜
怨毒伺隙乘吁嗟乎無爲禍首茲可懲卽此事也

劉香晚言滄州近海處有牧童年十四五雖農家子頗
白皙一日陂畔午睡醒覺背上似負一物然視之無形
捫之無質問之亦無聲怖而返以告父母無如之何數
日後慚似擁抱漸似撫摩旣而漸似夢魘遂爲所汚自
是媒娼無時而無形無質無聲則仍如故時或得錢物

果餌亦不甚多鄰塾師語其父曰此恐是狐宜藏獵犬
俟聞媚聲時排闥喚攫之父如所教狐嗷然破窻出在
屋上跳擲罵童負心塾師呼與語曰君幻化通靈定知
世事夫男女相悅感以情也然朝盟同穴夕過別船者
尚不知其幾至若變童本非文質抱衾薦枕不過以色
爲市耳當其傅粉薰香含嬌流盼纏頭萬錦買笑千金
非不似碧玉多情回身就抱迨富者貲盡貴者權移或
掉臂長辭或倒戈反噬翻雲覆雨自古皆然蕭韶之於
庾信慕容冲之於苻堅載在史冊其尤著者也其所施
者如彼其所報者尙如此然則與此輩論交如搏沙作

飯矣况君所贈曾不及五陵豪貴之萬一而欲此童心
堅金石不亦慎乎語訖寂然良久忽聞頓足曰先生休
矣吾今乃始知吾癡浩嘆數聲而去

姜白岩言有土人行桐栢山中遇鹵簿前導衣冠形狀
似是鬼神暫避林內輿中貴官已見之呼出與語意殊
親洽因拜問封秩曰吾卽此山之神又拜問神生何代
翼傳諸人世以廣見聞曰子所問者人鬼吾則地祇也
夫元黃剖判融結萬形形成聚氣氣聚藏精精凝孕質
質立含靈故神祇與天地並生惟聖人通造化之原故
燭柴瘞玉載在六經自裨官瑣記剏造鄙詞曰劉曰張

謂天帝有廢興曰呂曰馮謂河伯有夫婦儒者病焉紫
陽崛起乃以理詰天併皇矣之下臨亦斥爲烏有而鬼
神之德遂歸諸二氣之屈伸矣夫木石之精尙生夔罔
兩土之精尙生獫羊豈有乾坤幹連元氣鴻洞反不能
聚而上升成至尊之主宰哉觀子衣冠當爲文士試傳
吾語使儒者知聖人響報之由土人再拜而退然每以
告人輒疑以爲妄余謂此言推鬼神之本始植義甚精
然自白岩寓言託諸神語耳赫赫靈祇豈屑與講學家
爭是非哉

裘編修超然言豐宜門內玉皇廟街有破屋數間鎖閉

已久云中有狐魅適江西一孝廉與數友過夏

唐舉子下第後

讀書待再試

取其地幽僻就舍於旁一日見幼婦立簷

下態殊嫵媚心知爲狐少年豪宕意殊不懼黃昏後詣
門作禮祝以媒詞夜中聞牀前窸窣有聲心知狐至聞
中舉手引之縱體入懷遽相狎昵治蕩萬狀奔命殆疲
比月上窻明諦視乃一白髮媼黑陋可憎驚問汝誰殊
不愧赧自云本城樓上老狐娘子怪我饕餮而情作斥
居此屋寂寞已數載感君垂愛故冒恥自獻耳孝廉怒
搏其頰欲縛箠之撐拄擺撥間同舍聞聲皆來助捉忽
一脫手已琤然破窻遁次夕自坐屋簷作軟語相喚孝

廉詬詈忽爲飛瓦所擊又一夕揭帷欲寢乃裸臥牀上笑而招手抽刃向擊始泣罵去懼其復至移寓避之登車頃突見前幼婦自內走出密遣小奴訪問始知居停主人之甥女昨偶到街買花粉也

琴工錢生

以鼓琴客裘文達公家滑稽善諧戲因面有瘕風皆呼曰錢花臉來往數年竟不能舉其

里居名

字也言一選人居會館於館後牆缺見一婦甚有姿

首衣裳故敝而修飾甚整深意頗悅之館人有母年五十餘故大家婢女進退語言均尚有矩度每代其子應門料其有幹才賂以金祈謀一晤對曰向未見此似是新來姑試偵探作萬一想耳越十許日始報曰已得之

矣渠本良家以貧故忍恥出此然畏人知俟夜深月黑
乃可來乞勿秉燭勿言勿笑勿使僮僕及同館聞聲息
聞鐘聲卽勿留每夕贈以二金足矣選人如所約已往
來月餘一夜鄰弗戒於火選人惶遽起僮僕皆入室救
囊篋一人急褰帳曳茵褥訖然有聲一裸婦墮榻下乃
館人母也莫不絕倒蓋京師媒妁最姦黠遇選人納媵
多以好女引視而臨期陰易以下材覺而涉訟者有之
幕首入門背燈障扇俟定情後始覺委曲遷就者亦有
之此媼狃於鄉風竟以身代也然事後訪問四鄰牆缺
外寔無此婦或曰魅也裴文達公曰是此媼引致一妓

炫誘選人耳

安氏從舅善鳥銃郊原逐兔信手而發無得脫者所殺殆以千百計一日遇一兔人立而拱目炯炯如怒舉銃欲發忽炸而傷指兔已無迹心知爲兔鬼報冤遂輟其事又嘗從禽晚歸漸已昏黑見小旋風裹一物火光熒熒旋轉如輪舉銃中之乃禿筆一枝管上微有血漬明人小說載牛天錫供狀事言凡物以庚申日得人血皆能成魅是或然歟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青縣一民家歲除日有賣蘆草花者叩門呼曰竚立久矣何花錢尙不送出耶詰問家中

寔無人買花而賣者堅執一垂髻女子持入正紛擾間
聞一媼急呼曰真大怪事廁中做帚柄上竟插花數朶
也取驗果適所持入乃銚而焚之呦呦有聲血出如縷
此魅旣解化形卽應潛養靈氣何乃作此變異使人知
而殲除豈非自取其敗耶天下未有所成先自炫耀甫
有所得不自韜晦者類此帚也夫

外祖雪峯張公家奴子王玉善射嘗自新河攜鹽租返
遇三盜三矢仆之各唾面縱去一日攜弓矢夜行見黑
狐人立向月拜引滿一發應弦飲羽歸而寒熱大作是
夕繞屋有哭聲曰我自拜月鍊形何害於汝汝無故見

殺必相報恨汝未衰當訴諸司命耳數日後窓棧上鏗然有聲愕眙驚問聞窓外语曰王玉我告汝我昨訴汝於地府冥官檢籍乃知汝過去生中負冤訟辯我爲刑官陰庇私黨使汝理直不得申抑鬱憤恚自刺而死我墮身爲狐此一矢所以報也因果分明我不怨汝惟當日違心枉拷尙負汝笞掠百餘汝肯發願免償則陰曹銷籍來生拜賜多矣語訖似聞叩額聲王叱曰今生債尙不了了誰能索前生債耶妖鬼速去無擾我眠遂寂然世見作惡無報動疑神理之無據烏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哉

雍正甲寅余初隨姚安公至京師聞御史某公性多疑
初典永光寺一宅其地空曠慮有盜夜遣家奴數人更
番司鈴柝猶防其懈雖嚴寒溽暑必秉燭自巡視不勝
其勞別典西河沿一宅其地市廛櫛比又慮有火每屋
儲水甕至夜鈴柝巡視如在永光寺時不勝其勞更典
虎坊橋東一宅與余邸隔數家見屋宇幽邃又疑有魅
先延僧誦經放焰口鍤鼓琤琤者數日云以度鬼復延
道士設壇召將懸符持咒鍤鼓琤琤者又數日云以驅
狐宅本無他自是以後魅乃大作拋擲甓瓦攘竊器物
夜夜無寧居婢媼僕隸因緣爲姦所損失無算論者皆

謂妖由人興居未一載又典繩匠斲斲一宅去後不通
聞問不知其作何設施矣姚安公嘗曰天下本無事庸
人自擾之其此公之謂乎

錢塘陳乾緯言昔與數友泛舟至西湖深處秋雨初晴
登寺樓遠眺一友偶吟舉世盡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
前休句相與慨歎寺僧微哂曰據所聞見蓋死尚不休
也數年前秋月澄明坐此樓上聞橋畔有訴爭聲良久
愈厲此地無人居心知爲鬼諦聽其語急遽攙奪不甚
可辨似是爭墓田地界俄聞一人呼曰二君勿喧聽老
僧一言可乎夫人在世途膠膠擾擾緣不知此生如夢

耳今二君夢已醒矣經營百計以求富貴富貴今安在
乎機械萬端以酬恩怨恩怨今又安在乎青山未改白
骨已枯子然惟賸一魂彼幻化黃梁尙能省悟何身親
閱歷反不知萬事皆空且真仙真佛以外自古無不死
之人大聖大賢以外自古亦無不消之鬼併此子然一
身久亦不免於斯滅顧乃於電光石火之內更興蠻觸
之兵戈不夢中夢乎語訖聞嗚嗚飲泣聲又聞浩歎聲
曰哀樂未忘宜乎其未齊得喪如斯挂礙老僧亦不能
解脫矣遂不聞再語疑其難未已也乾緯曰此自師祭
花之舌耳然默驗人情寔亦爲理之所有

陳竹吟嘗館一富室有小女奴聞其母行乞於道餓垂斃陰盜錢三千與之爲僮輩所發鞭箠甚苦富室一樓有狐借居數十年未嘗爲祟是日女奴受鞭將忽樓上哭聲鼎沸怪而仰問同聲應曰吾輩雖異類亦具人心悲此女年未十歲而爲母受箠不覺失聲非敢相擾也主人投鞭於地面無人色者數日

竹吟與朱青雷遊長椿寺於鬻書畫處見一卷擘窠書曰梅子流酸澣齒牙芭蕉分綠上窓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款題山谷道人方擬議真僞一丐者在旁睨視微笑曰黃魯直乃書楊誠齋詩大是異聞

掉臂竟去青雷訝曰能作此語安得乞食竹吟太息曰
能作此語又安得不乞食余謂此竹吟憤激之談所謂
名士習氣也聰明穎雋之士或恃才兀傲久而悖謬乖
張使人不敢嚮邇者其勢可以乞食或有文無行久而
穢迹惡聲使人不屑齒錄者其勢亦可以乞食是豈可
賦感士不過哉

一宦家子貲鉅萬諸無賴僞相親暱誘之治遊飲博歌
舞不數載炊烟竟絕頗頷以終病革時語其妻曰吾爲
人豔惑以至此必訟諸地下越半載見夢於妻曰訟不
勝也冥官謂妖童倡女本捐棄廉恥藉聲色以養生其

媚人取財如虎豹之食人鯨鯢之吞舟也然人不入山
虎豹烏能食舟不航海鯨鯢烏能吞汝自就彼彼何尤
焉惟淫朋狎客如設筵以待獸不入不止懸餌以釣魚
不得不休是宜陽有明刑陰有業報耳又聞有書生昵
一狐女病療死家人清明上冢見少婦奠酒焚楮錢伏
哭甚哀其妻識是狐女遙罵曰死魅害人雷行且誅汝
尚假慈悲耶狐女歛衽徐對曰凡我輩女求男者是爲
採補殺人過多天律不容也男求女者是爲情感耽玩
過度用致傷生正如夫婦相悅成疾夭折事由自取鬼
神不追理其衽席也姊何責耶此二事足相發明也

十寶搜神記載馬勢妻蔣氏事卽今所謂走無常也武清王慶垞曹氏有傭媼充此役先太夫人嘗問以冥司追攝豈乏鬼卒何故須汝輩曰病榻必有人環守陽光熾盛鬼卒難近也又或有真貴人其氣旺有真君子其氣剛尤不敢近又或兵刑之官有肅殺之氣强悍之徒有凶戾之氣亦不能近惟生魂體陰而氣陽無慮此數事故必攜之以爲備語頗近理似非村媼所能臆撰也河間一舊家宅上忽有烏十餘哀鳴旋繞其音甚悲若曰可惜可惜知非佳兆而莫測兆何事數日後乃知其子歸宅償博負烏啼之時卽誓券之時也豈其祖父之

靈所憑歟爲人子孫者聞此宜愴然思矣

有游士借居萬柳堂夏日湘簾棐几列古硯七八古玉
器銅器磁器十許古書冊畫卷又十許筆牀水注酒琖
茶甌紙扇棕拂之類皆極精緻壁上所粘亦皆名士筆
迹焚香宴坐琴聲鏗然人望之若神仙非高軒駟馬不
能登其堂也一日有道士二人相攜游覽偶過所居且
行且言曰前輩有及見杜工部者形狀殆如村翁吾曩
在汴京見山谷東坡亦都似措大風味不及近日名流
有許多家事朱導江時偶同行聞之怪訝竊隨其後至
車馬叢雜處紅塵漲台候已不見竟不知是鬼是仙

烏魯木齊遣犯劉剛驍健絕倫不耐耕作伺隙潛逃至
根克忒將出境矣夜遇一叟曰汝逋亡者耶前有卡倫
卡倫者戍守險望之地也恐不得過不如暫匿我屋中俟黎明耕者
畢出可雜其中以脫也剛從之比稍辨色覺恍如夢醒
身坐老樹腹中再視叟亦非昨貌諦審之乃夙所手刃
棄尸深澗者也錯愕欲起邏騎已至乃弭首就禽軍屯
法遣犯私逃二十日內自歸者尚可貸死剛就禽在二
十日將曙介在兩岐屯官欲遷就活之剛自述所見知
必不免願早伏法乃送轅行刑殺人於七八年前久無
覺者而游魂爲厲終索命於二萬里外其可畏也哉

日南坊守柵兵王十姚安公舊僕夫也言乾隆辛酉夏
夜坐高廟納涼閣中見二人坐閣下疑爲盜靜伺所往
時紹興會館西商放債者演劇賽神金鼓聲未息一人
曰此輩殊快樂但巧算剝削恐造業亦深一人曰其間
亦有差等昔閩判司論此事凡選人或需次多年旅食
賸乏或赴官遠地資斧艱難此不得已而舉債其中苦
況不可殫陳如或乘其急迫抑勒多端使進退觸藩茹
酸書券此其罪與劫盜等陽律不過笞杖陰律則當墮
泥犁至於冶蕩性成驕奢習慣預期到官之日可取諸
百姓以償補遂指以稱貸肆意繁華已經負債如山尙

復揮金似士致漸形竭蹶日見追呼銓授有官逋逃無路不得不吞聲飲恨爲几上之肉任若輩之宰割積數旣多取償難必故先求重息以冀得失之相當在彼爲勢所必然在此爲事由自取陽官科斷雖有明條鬼神固不甚責之也王聞是語疑不類生人俄歌吹已停二人並起不待啟鑰已過柵門旋聞道路喧傳酒闌客散有一人中暑暴卒乃知二人爲追攝之鬼也

莆田林生需言閩一縣令罷官居館舍夜有羣盜破扉入一媼驚呼刃中腦仆地僮僕莫敢出巷有邏者素弗善所爲亦坐視盜遂肆意搜掠其幼子年十四五以錦

余蒙首臥盜掣取余見姣麗如好女嘻笑撫摩似欲爲
無禮中刃姐突然躍起奪取盜刀徑負是子奪門出追
者皆被傷乃僅捆載所刼去縣令怪姐已六旬素不聞
其能技擊何勇鷺乃爾急往尋視則姐挺立大言曰我
某都某甲也曾蒙公再生恩歿後執役土神祠聞公被
刼特來視宦貲是公刑求所得冥判飽盜囊我不敢救
至侵及公子則盜罪當誅故附此姐與之戰公努力爲
善我去矣遂昏昏如醉臥救蘇問之懵然不憶蓋此令
遇貧人與貧人訟剖斷亦頗公明故卒食其報云
州縣官長隨姓名籍貫皆無一定蓋預防姦賊敗露使

無可蹤迹追捕也姚安公嘗見房師石窓陳公一長隨自稱山東朱文後再見於高淳令梁公潤堂家則自稱河南李定梁公頗倚任之臨啟程時此人忽得異疾乃託姚安公暫留於家約痊時續往其疾自兩足趾寸寸潰腐以漸而上至胸膈穿漏而死死後檢其囊篋有小冊作蠅頭字記所閱凡十七官每官皆疏其陰事詳載某時某地某人與聞某人旁睹以及往來書札讞斷案牘無一不備錄其同類有知之者曰是嘗挾制數官矣其妻亦某官之侍婢盜之竊逃留一函於几上官竟弗敢追也今得是疾豈非天道哉霍文易書曰此輩依人

門戶本爲舞弊而來譬彼養鷹斷不能責以食穀在主
人善駕馭耳如喜其便捷委以耳目腹心未有不倒持
干戈授人以柄者此人不足責吾責彼十七官也姚安
公曰此言猶未揣其本使十七官者絕無陰事之可書
雖此人日日橐筆亦何能爲哉

理所必無者事或竟有然究亦理之所有也執理者自
太固耳獻縣近歲有二事一爲韓守立妻俞氏事祖姑
至孝乾隆庚辰祖姑失明百計醫禱皆無驗有黥者給
以剗肉燃燈祈神佑則可速愈婦不知其給也竟剗肉
燃之越十餘日祖姑目竟復明夫受給亦愚矣然惟愚

故誠惟誠故鬼神爲之格此無理而有至理也一爲丐者王希聖足雙攣以股代足以肘撐之行一日於路得遺金二百移橐匿草間坐守以待覓者俄商家林人張際飛倉皇尋至叩之語相符舉以還之際飛請分取不受延至家議養贍終其身希聖曰吾形殘廢天所罰也違天坐食將必有大咎毅然竟去後困臥裴聖公祠下裴聖公不知何時人志乘亦不能詳士人云祈雨時有驗忽有醉人曳其足痛不可忍醉人去後足已伸矣由是遂能行至乾隆己卯乃卒際飛故先祖門客余猶及見自述此事甚詳蓋希聖爲善宜受報而以命自安不受人報故神代報焉非似無

理而亦有至理乎戈芥舟前輩嘗載此二事於縣志講
學家頗病其語怪余謂芥舟此志惟凡仙聯句及王生
殤子二條偶不割愛耳全書皆體例謹嚴具有史法其
載此二事正以見匹夫匹婦足感神明用以激發善心
砥礪薄俗非以小說家言濫登輿記也漢建安中河間
太守劉照妻嚴蕤鎖事載錄異傳晉武帝時河間女子
剖棺再活事載搜神記皆獻邑故寔何嘗不刪薙其文
哉

外叔祖張公紫衡家有小園中築假山有洞曰泄雲洞
前爲菰菊地山後養數鶴有王昊廬先生集歐陽永叔

唐彥謙句題聯曰秋花不比春花落塵夢那知鶴夢長
頗爲工切一日洞中筆研移動滿壁皆摹仿此十四字
拗振欹斜不成點畫用筆或自下而上自右而左或應
連者斷應斷者連似不識字人所書疑爲童稚游戲重
壁而鏤其戶越數日啟視復然乃知爲魅一夕聞格格
磨墨聲持刃突入掩之一老猴躍起衝人去自是不復
見矣不知其學書何意也余嘗謂小說載異物能文翰
者惟鬼與狐差可信鬼本人狐近於人也其他草木鳥
獸何自知聲病至於渾家門客併蒼蠅草帚亦俱能詩
卽屬寓言亦不應荒誕至此此猴歲久通靈學人塗抹

正其頑劣之本色固不必有所取義耳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如是我聞二

觀弈道人撰

先叔儀南公言有王某曾某素相善王艷曾之婦乘曾爲盜所誣引陰賄吏繫於獄方營求媒妁意忽自悔遂輟其謀擬爲作功德解冤旣而念佛法有無未可知乃迎曾父母妻子於家奉養備至如是者數年耗其家貲之半曾父母意不自安欲以婦歸王王固辭奉養益謹又數年曾母病王侍湯藥衣不解帶曾母臨沒曰久荷厚恩來世何以爲報乎王乃叩首流血具陳其寔乞冥府見曾爲解釋母慨諾曾父亦手作一札納曾母袖中

曰死果見兒以此付之如再修怨黃泉下無相見也後
王爲曾母營葬督工勞倦假寐墻側忽聞耳畔大聲曰
冤則解矣爾有一女忘之乎惕然而寤遂以女許嫁其
子後竟得善終以必不可解之冤而感以不能不解之
情真狡黠人哉然如是之冤猶可解知無不可解之冤
矣亦足爲悔罪者勸也

從兄旭升言有丐婦甚孝其姑嘗飢踣於路而手一盂
飯不肯釋曰姑未食也自云初亦僅隨姑乞食聽指揮
而已一日同棲古廟夜聞殿上厲聲曰爾何不避孝婦
使受陰氣發寒熱一人稱手捧急檄倉卒未及睹又聞

叱責曰忠臣孝子頂上神光照數尺爾豈盲耶俄聞鞭
箠呼號聲久之乃寂次日至村中果聞一婦饑田爲旋
風所撲患頭痛問其行事果以孝稱自是感動事姑恒
恐不至云

旭升又言縣吏李懋華嘗以事詣張家口於居庸關外
夜失道暫憩山畔神祠俄燈火晃耀遙見車騎雜遝將
至祠門意是神靈伏匿廡下見數貴官並入祠坐左側
似是城隍中四五座則不識何神數吏抱簿陳案上一
一檢視竊聽其語則勘驗一郡善惡也一神曰某婦事
親無失禮然文至而情不至某婦亦能得姑舅歡然退

與其夫有怨言一神曰風俗曰偷神道亦與人爲善陰律孝婦延一紀此二婦減半可也僉曰善俄一神又曰某婦至孝而至淫何以處之一神曰陽律犯淫罪止杖而不孝則當誅是不孝之罪重於淫也不孝之罪重則能孝者福亦重輕罪不可削重福宜舍淫而論其孝一神曰服勞奉養孝之小者虧行辱親不孝之大者小孝難贖大不孝宜舍孝而科其淫一神曰孝大德也非他惡所能掩淫大罰也非他善所能贖宜罪福各受其報側坐者磬折請曰罪福相抵可乎神掉首曰以淫而削孝之福是使人疑孝無福也以孝而免淫之罪是使人

疑淫無罪也相抵恐不可一神隔坐言曰以孝之故雖至淫而不加罪不使人愈知孝乎以淫之故雖至孝而不獲福不使人愈戒淫乎相抵是一神沉思良久曰此事出入頗重大請命於天曹可矣語訖俱起各命駕而散李故老吏嫺案牘陰記其語反覆思之不能決不知天曹作何判斷也

董曲江言陵縣一嫠婦夏夜爲盜擣牕入乘其睡汚之醒而驚呼則逸矣憤恚病卒竟不得賊之姓名越四載餘忽村民李十雷震死一媼合掌誦佛曰某婦之冤雪矣當其呼救之時吾親見李十踰牆出畏其悍而不敢

言也

西城將軍教場一宅周蘭坡學士嘗居之夜或聞樓上
吟哦聲知爲狐弗訝也及蘭坡移家狐亦他徙後田白
岩僦居數月狐乃復歸白岩祭以酒脯併陳祝詞於几
曰聞此蝸廬曾停鶴馭復聞飄然遠引似桑下浮圖鄙
人匏繫一官萍飄十載拮据稱貸卜此一廬數夕來欬
笑微聞似仙輿復返豈鄙人德薄故爾見侵抑夙有因
緣來茲聚處歟旣承惠顧敢拒嘉賓惟冀各守門庭使
幽明異路庶均歸寧謚異苦不害於同岑敬布腹心伏
惟鑒燭次日樓前飄墮一帖云僕雖異類頗悅詩書雅

不欲與俗客伍此宅數十年來皆詞人棲息愜所素好
故挈族安居自蘭坡先生憇然舍我後來居者目不勝
駟僧之容耳不勝歌吹之音鼻不勝酒肉之氣迫於無
奈竄跡山林今聞先生山蘊之季子文豈必有淵源故
望影來歸非期相擾自今以往或檢書獮祭偶動芸籤
借筆鴉塗暫磨鸚眼此外如一毫陵犯任先生訴諸明
神願廓清襟勿相疑貳末題康默頓首頓首從此聲息
不聞矣白岩嘗以此帖示客斜行淡墨似匆匆所書或
曰白岩託跡微官滑稽玩世故作此以寄詆嘲寓言十
九是或然歟然此與李慶子遇狐叟事大旨相類不應

俗人雅魅疊見一時又同出於山左或李因田事而附會或田因李事而推演均未可知傳聞異詞姑存其砭世之意而已

一故家子以奢縱嬰法網歿後數年親串中有名仙者忽附乩自道姓名且陳愧悔旣而復書曰僕家法本嚴僕之罹禍以太夫人過於溺愛養成驕恣之性故蹈陷穽而不知耳雖然僕不怨太夫人僕於過去生中負太夫人命故今以愛之者殺之隱償其冤因果牽纏非偶然也觀者皆爲太息夫償冤而爲逆子古有之矣償冤而爲慈母載籍之所未睹也然據其所言乃鑒然中理

宛平何華峯官寶慶同知時山行疲困望水際一草菴
投之暫憩榜曰孤松菴門聯曰白鳥多情留我住青山
無語看人忙有老僧應門延入具茗頗香潔而落落無
賓主意室三楹亦甚樸雅中懸畫佛一軸有八分書題
曰半夜鐘磬寂滿庭風露清琉璃青黯黯靜對古先生
不署姓名印章亦模糊不辨旁一聯曰花幽防引蝶雲
懶怯隨風亦不題欸指問此師自題耶漠然不應以手
指耳而已歸途再過其地則波光嵐影四顧蕭然不見
向菴所在從人記遺烟筒一枝尋之尙在老柏下竟不
知是佛祖是鬼魅也華峯畫有佛光示現卷併自記始

危崖勒馬

未甚悉華峯歿後想已雲烟過眼矣

族兄次辰言其同年康配甲午孝廉某嘗遊嵩山見女子汲溪水試求飲欣然與一瓢試問路亦欣然指示因共坐樹下語似頗涉翰墨不類田家婦疑爲狐魅愛其娟秀且相款洽女子忽振衣起曰危乎哉吾幾貽怪而語之赧然曰吾從師學道百餘年自謂此心如止水師曰汝能不起妄念耳妄念故在也不見可欲故不亂見則亂矣平沙萬頃中留一粒草子見雨即芽汝魔障將至明日試之當自知今果遇君問答留連已微動一念再片刻則不自持矣危乎哉吾幾貽躡身一躍直上木

杪瞥如飛鳥而去

次辰又言族祖徵君公諱吳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以
天性疎放恐妨遊覽稱疾不預試嘗至登川觀海市過
一村塾小憩見案上一舊端硯背刻狂草十六字曰萬
木蕭森路古山深我坐其間寫上堵吟側書惜哉此叟
四字蓋其號也問所自來塾師云村南林中有厲鬼夜
行者遇之輒病一日衆伺其出持兵仗擊之追至一墓
而滅因共發掘於墓中得此研吾以粟一斗易之也案
上堵吟乃孟達作是必勝國舊臣降而復叛敗竄入山
以死者生旣進退無據沒又不歸潛藏取暴骨之禍頃

頑梗不靈之鬼哉

海之有夜又猶山之有山魃非鬼非魅乃自一種類介乎人物之間者也劉石菴參知言諸城濱海處有緒寮捕魚者一日衆皆棹舟出有夜又入其寮中盜飲其酒盡一罍醉而臥爲衆所執束縛捶擊毫無靈異竟困踣而死

族姪貽孫言昔在潼關宿一驛月色滿窓見兩人影在窓上疑爲盜諦視則腰肢纖弱鬟髻宛然似一女子將一罍穴紙潛覷乃不睹其形知爲妖魅以佩刀隔靈斫之有黑州雨道聲如鳴鏑越屋脊而去慮其欠夜復來

戒僕借鳥銃以俟夜半果復見影乃二虎對酌與僕發銃並擊應聲而滅自是不復至疑本游魂故無形質陽光震爍消散不能再聚矣

獻縣王生相御生一子有抱之者輒空中擲與數十錢知縣楊某自往視乃擲下白金五星此子旋夭亡亦無他異或曰王生情作戲術者般運之將託以箕歛或曰狐所爲也是皆不可知然居官者遇此等事卽確有鬼憑亦當禁治使勿熒民聽正不必論其真妄也

李又聃先生言雍正末年東光城內忽一夜家家犬吠聲若潮涌皆相驚出視月下見一人披髮至腰衰衣麻

帶手執巨袋袋內有千百鵝鴨聲挺立人家屋脊上良久又移過別家次日凡所立之處均有鵝鴨二三隻自檐擲下或烹而食與常畜者味無異莫知何怪後凡得鵝鴨之家皆有死喪乃知爲凶煞偶現也先外舅馬公周錄家是夜亦得二鴨是歲其弟靖逆同知庚長公卒信又聃先生語不謬顧自古及今遭喪者恒河沙數何以獨示兆於是夜是夜之中何以獨示兆於是地是地之中何以獨示兆於數家其示兆皆擲以鵝鴨又義何所取鬼神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存而不論可矣

道士王崑霞言昔游嘉禾新秋爽朗散步湖濱去人稍

遠偶遇宦家廢圃叢篁老木寂無人蹤徙倚其間不覺
晝寢夢古衣冠人長揖曰岑寂荒林罕逢嘉客旣見君
子寔慰素心幸勿以異物見擯心知是鬼姑誌所從來
曰僕東陽張浚元季流寓此邦歿而旅葬愛其風土無
復歸思園林凡易十餘主栖遲未能去也問人皆畏死
而樂生何獨耽鬼趣曰死生雖殊性靈不改境界亦不
改山川風月人見之鬼亦見之登臨吟咏人有之鬼亦
有之鬼何不如人且幽深險阻之勝人所不至鬼得以
魂游蕭寥清絕之景人所不睹鬼得以夜賞人且有時
不如鬼彼夫畏死而樂生者由嗜慾攫心妻孥結戀一

旦舍之入冥漠如高官解組息迹林泉勢不能不戚戚
不知本住林泉者耕田鑿井恬熙相安原無所戚戚於
中也問六道輪迴事有主者何以竟得自由曰求生者
如求官惟人所命不求生者如逃名惟已所爲苟不求
生神不强也又問寄懷既遠吟咏必多曰與之所至或
得一聯一句率不成篇境過卽忘亦不復追索偶然記
憶可質高賢者纔三五章耳因朗吟曰殘照下空山暝
色蒼然合崑霞擊節又吟曰黃葉甫得二字忽聞譟叫
聲霍然而寤則漁艇打槳相呼也再倚柱瞑坐不復成
夢矣

崑霞又言其師精曉六壬而不爲人占崑霞爲童子時
一日蚤起以小札付之曰持此往某家借書定以申刻
至先期後期皆管汝相去七八十里竭蹶僅至則某家
兄弟方圍牆啟視其札惟小字一行曰借晉書王祐傳
一閱兄弟相顧默然鬪遂解蓋其弟正繼母所生云
嘉峪關外有戈壁徑一百二十里皆積沙無寸土惟居
中一巨阜名天生墩戍卒守之冬積冰夏儲水以供驛
使之往來初威信公岳公鍾琪西征時疑此墩本一土
山爲飛沙所沒僅露其頂既有山必有水發卒鑿之空
至數十丈忽持鐮者皆墮下在穴上者俯聽之聞風聲

如雷吼乃輟役穴今已圯余出塞時彷彿尙見其遺跡
秦佛氏有地水風火之說余聞陝西有遷葬者啟穴時
棺已半焦茹干總大業親見之蓋地火所灼又獻縣劉
氏母卒合葬啟穴不得其父棺迹之乃在七八步外倒
植土中先姚安公親見之彭芸楣參知亦云其鄉有遷
葬者棺中之骨攢聚於一角如積薪然蓋地風所吹也
是知大氣幹運於地中陰氣化水陽氣則化風化火水
土同爲陰類一氣相生故無處不有陽氣則包於陰中
其微者爍動之性爲陰所解其稍壯者聚而成硫黃丹
砂礬石之屬其最盛者鬱而爲風爲火故恒聚於一所

福建延平府城
近山

不處處皆見耳

伊犁城中無井皆出汲於河一佐領曰戈壁皆積沙無
水故草木不生今城中多老樹苟其下無水樹安得活
乃拔木就根下鑿井果皆得泉特汲須修綆耳知古稱
雍州土厚水深灼然不謬徐舍人蒸遠曾預斯役嘗爲
余言此佐領可云格物蒸遠能舉其名惜忘之矣後烏
魯木齊築城時鑒伊犁之無水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
余作是地雜詩有曰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內清泉盡向
西金井銀床無用處隨心引取到花畦紀其寔也然或
雪消水漲則南門爲之不聞又北山支麓逼近譙樓登

常製城西北環
虞山東麓城外
登烏目峰則城
內鐵志畢見形
勢顯此
此三備一說然
兵械固不可執一
也

岡頂闕帝祠戲樓則城中纖微皆見故余詩又曰山園
芳草翠烟平迢遞新城接舊城行到叢祠歌舞處綠環
瑜上看棋枰巴公彥弼鎮守時叅將海起雲請於山麓
堅築小堡爲犄角之勢巴公曰汝但能野戰殊不知兵
北山雖俯瞰城中然敵或結柵可築礮臺仰擊火性炎
上勢便而利地勢逼近取準亦不難彼決不能屯聚也
如築小堡於上兵多則地狹不能容兵少則力弱不能
守爲敵所據反資以保障矣諸將莫不嘆服因記伊犁
鑿井事併附錄之

烏魯木齊泉甘土沃雖花草亦皆繁盛江西蠟五色畢

備采若巨杯辦葳蕤如洋菊虞美人花大如芍藥大學士溫公以倉場侍郎出鎮時堦前虞美人一叢忽變異色瓣深紅如丹砂心則濃綠如鸚鵡映日灼灼有光似金星隱耀雖畫工設色不能及公旋擢福建巡撫去余以綵線繫花梗秋收其子次歲種之仍常花耳乃知此花爲瑞兆如揚州芍藥偶開金帶圍也

辛彤甫先生記異詩曰六道誰言事杳冥人羊轉轂迅無停三絃彈出邊關調親見青驄側耳聽康熙辛丑館余家日作也初里人某貨郎述先祖多金不償且出賃心語先祖姓豁達一笑而已一日午睡起謂姚安公曰

某貨郎死已久頃忽夢之何也俄聞人報馬生一青驃
感曰某貨郎償夙逋也先祖曰負我債者多矣何獨某
貨郎來償某貨郎負人亦多矣何獨來償我事有偶合
勿神其說使人子孫蒙恥也然聞人每戲呼某貨郎輒
昂首作怒狀平生好彈三絃唱邊關調或對之作此曲
輒聳耳以聽云

古書字以竹簡誤則以刀削改之故曰刀筆黃山谷名
其人贖曰刀筆已非本義今寫訟牒者稱刀筆則謂筆
如刀耳又一義矣余督學閩中時一生以導人誣告成
邊聞其將敗前方爲人構詞手中筆爆然一聲中裂如

劈恬不知警卒及禍又文安王岳芳言其鄉有構陷善類者方具草訝字皆赤色視之乃血自毫端出投筆而起遂輟是業竟得令終余亦見一善訟者爲人畫策誣富民誘藏其妻富民幾破家案尙未結而善訟者之妻真爲人所誘逃不得主名竟無所用其訟

天道乘除不能盡測善惡之報有時應有時不應有時卽應有時緩應亦有時示以巧應余在烏魯木齊時吉木薩報遣犯劉允成爲逋負過多迫而自縊余飭吏銷除其名籍見原案註語云爲重利盤剝逼死人命事烏魯木齊巡檢所駐曰呼圖壁呼圖譯言鬼呼圖壁譯

言有鬼也嘗有商人夜行閭中見樹下有人影疑爲鬼呼問之曰吾日暮抵此畏鬼不敢前待結伴耳因相趁共行漸相款洽其人問有何急事冒凍夜行商人曰吾夙負一友錢四千聞其夫婦俱病飲食藥餌恐不給故往送還是人却立樹背曰本欲崇公求小祭祀今聞公言乃真長者吾不敢犯公願爲公前導可乎不得已姑隨之凡道路險阻皆預告俄缺月微升稍能辨物諦視乃一無首人慄然却立鬼亦奄然而滅

馮巨源官赤城教諭時言赤城山中一老翁相傳元代人也巨源往見之呼爲仙人曰我非仙但吐納導引得

不死耳叩其術曰不離乎丹經而非丹經所能盡其分
刊節度妙極微芒苟無口訣真傳但依法運用如檢譜
對弈弈必敗如拘方治病病必殆緩急先後稍一失調
或結爲癰疽或滯爲拘攣甚或精氣暫亂神不歸舍竟
至於顛癲是非徒無益已也問容成彭祖之術可延年
乎曰此邪道也不得法者禍不旋踵真得法者亦僅使
人壯盛壯盛之極必有決裂橫潰之患譬如悖理聚財
非不驟富而斷無終享之理公毋爲所惑也又問服食
延年其法如何曰藥所以攻伐疾病調補氣血而非所
以養生方士所餌不過草木金石草木不能不朽腐金

石不能不消化彼且不能自存而謂借其餘氣反長存乎又問得仙者果不死歟曰神仙可不死而亦時時可死夫生必有死物理之常煉氣存神皆逆而制之者也逆制之力不懈則氣聚而神亦聚逆制之力或疎則氣消而神亦消消則死矣如多財之家勤儉則常富不勤不儉則漸貧再加以奢蕩則貧立至彼神仙者固亦兢兢然恐不自保非內丹一成卽萬劫不壞也巨源請執弟子禮曰公於此道無緣何必徒荒其本業不如其已巨源悵然而返景州戈魯齋爲余述之稱其言皆篤寔不類方士之眩惑云

先姚安公言有扶乩治病者仙自稱薦中人問豈伍相

國耶曰彼自隱語吾真以此爲號也其方時效時不效

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一日降牛文希英

姚安公稱牛文希英

字台未知是此二字否牛文諱家有乞虛損方者仙判

曰君病非藥所能治但遇除嗜慾遠勝於草根樹皮又

有乞種子方者仙判曰種子有方併能神效然有方與

無方同神效亦與不效同夫精血化生中含慾火尙毒

發爲痘十中必損其一二况助以熱藥搏結成胎其蘊

毒必加數倍故每逢生痘百不一全人徒於天折之時

惜其不壽而不知未生之日已先伏必死之機生如不

生亦何貴乎種耶此理甚明而昔賢未悟山人志存濟物不忍以此術欺人也其說中理皆醫家所不肯言或真有靈鬼憑之歟又聞劉季箴先生嘗與論醫乩仙曰公補虛好用參夫虛證種種不同而參之性則專有所主不通治各證以藏府而論參惟至上焦中焦而下焦不至焉以榮衛而論參惟至氣分而血分不至焉腎肝虛與陰虛而補以參庸有濟乎豈但無濟亢陽不更煎鑠乎且古方有生參熟參之分今採參者得卽蒸之何處得有生參乎古者參出於上黨秉中央土氣故其性溫厚先入中宮今上黨氣竭惟用遼參秉東方春氣故

其性發生先升上部卽以藥論亦各有運用之權願公
審之季箴極不以爲然余不知醫併附錄之待精此事
者論定焉

歟人蔣紫垣流寓獻縣程家莊以醫爲業有解砒毒方
用之十全然必邀取重貲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一日
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孰利之故誤人九命矣
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路
鬼卒得來見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則我少
受一世業報也言訖泣涕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
風一兩研爲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秘藥也又聞諸沈

文豐功曰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沈丈平生不妄語
其方當亦驗

老儒劉挺生言東城有獵者夜半睡醒問窓紙淅淅作
響俄又聞窓下窸窣聲披衣叱問忽答曰我鬼也有事
求君君勿怖問其何事曰狐與鬼自古不並居狐所窟
穴之墓皆無鬼之墓也我墓在村北三里許狐乘他
往聚族據之反驅我不得入欲與鬪則我本文士必不
勝欲訟諸土神卽幸而得申彼終亦報復又必不勝惟
得君等行獵時或繞道半里數過其地則彼必恐怖而
他徙矣然儻有所遇勿遽殪獲恐事機或洩彼又修怨

於我也獵者如其言後夢其來謝夫鵲巢鳩據事理本直然力不足以勝之則避而不爭力足以勝之又長慮深思而不盡其力不求幸勝不求過勝此其所以終勝歟孱弱者過強暴如此鬼可矣

舅氏張公健亭言滄州牧王某有愛女嬰疾沉困家人夜入書齋忽見其對月獨立花陰下悚然而返疑爲狐魅託形嚇犬撲之倏然滅跡俄室中病者語曰頃夢至書齋看月意殊爽適不虞有猛虎突至幾不得免至今猶悸汗知所見乃其生魂也醫者聞之曰是形神已離雖盧扁莫措矣不久果卒

閩有方竹、燕山之柿形微方，此各一種也。山東益都有方柏，蓋一株偶見，他柏樹則皆不方。余八九歲時見外祖家介祉堂中有菊四盞，開花皆正方，瓣瓣整齊如裁。剪云得之天津查氏，名黃金印。先姚安公乞其根歸，次歲花漸圓，再一歲則全圓矣。或曰：花原常菊，特種者別有法如醃浸蓮子，則花青墨，揉玉簪之根，則花黑也。是或一說歟。

家奴宋遇病革時，忽張目曰：汝兄弟輩來耶？限在何日？既而自語曰：十八日亦可。時一講學者館余家，聞之，哂曰：譎語也。屆期果死。又哂曰：偶然耳。申鐵蟾方與共食。

投箸太息曰公可謂篤信程朱矣

奇節異烈湮沒無傳者可勝道哉姚安公聞諸雲臺公曰明季避亂時見夫婦同逃者其夫似有腰纏一賊露刃追之急婦忽回身屹立待賊至突抱其腰賊以刃擊之血流如注堅不釋手比氣絕而仆則其夫脫去久矣惜不得其姓名又聞諸鎮番公曰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飢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間入逆旅午餐見少婦裸體伏俎上紉其手足方汲水洗滌恐怖戰慄之狀不可忍視客心憫惻倍價贖之釋其縛助之著衣手觸其乳少婦艷然曰荷君再生終身賤役無所

悔然爲婢媼則可爲妾媵則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
故鬻諸此也君何遽相輕薄耶解衣擲地仍裸體伏俎
上瞑目受屠屠者恨之生割其股肉一鸞哀號而已終
無悔意惜亦不得其姓名

肅寧王太夫人姚安公姨母也言其鄉有殘婦與老姑
撫孤子七八歲矣婦故有色媒妁屢至不肯嫁會子患
痘甚危延某醫診視某醫遣鄰媼密語曰是證吾能治
然非婦薦枕決不往婦與姑皆怒諄旣而病將殆婦姑
皆牽於溺愛私議者徹夜竟飲泣曲從不意施治已遲
迄不能救婦悔恨投繯殞人但以爲痛子之故不疑有

他姑亦深諱其事不敢顯言俄而某醫死俄而其子亦死室弗戒於火不遺寸縷其婦流落八青樓乃偶以告所歡云

余布衣蕭客言有士人宿會稽山中夜聞隔澗有誦誦聲側耳諦聽似皆古訓詰次日越澗尋訪杳無蹤跡徘徊數日冀有所逢忽聞木杪人語曰君嗜古乃爾請此相見回顧之頃石室洞開室中列坐數十人皆掩卷振衣出相揖讓士人視其案上皆諸經註疏居首坐者拱手曰昔尼山與旨傳在經師雖舊本猶存斯文未喪而新說疊出嗜古者稀先聖恐久而漸絕乃蒐羅鬼錄徵

召幽靈凡歷代通儒精魂尚在者集於此地考證遺文
以次轉輪生於人世冀遞修古學延杏壇一綫之傳子
其記所見聞告諸同志知孔孟所式憑在此不在彼也
士人欲有所以倏似夢醒乃倚坐老松之下蕭客聞之
裹糧而往攀蘿捫葛一月有餘無所睹而返此與朱子
穎所述經香悶事大旨相類或曰蕭客喜談古義嘗撰
古經解鈎沉故士人投其所好以戲之是未可知或曰
蕭客造作此言以自託降生之一亦未可知也

姚安公官刑部日同官王公守坤曰吾夜夢人浴血立
而不識其人胡爲乎來耶陳公作梅曰此君恒恐誤殺

人惴惴然如有所歉故緣心造象耳本無是鬼何由識其爲誰且七八人同定一讞牘何獨見夢於君君勿自疑佛公倫曰不然同事則一體見夢於一人卽見夢於人人也我輩治天下之獄而不能慮天下之囚據紙上之供詞以斷生死何自識其人哉君宜自儆我輩皆宜自儆姚安公曰吾以佛公之論爲然

呂太常含輝言京師有富室娶婦者男女並韶秀親串皆望若神仙窺其意態夫婦亦甚相悅次日天曉門不啟呼之不應穴窻窺之則左右相對繼視其衾已合歡矣婢媼皆曰是昨夕已卸粧何又著盛服而死耶異哉

此獄雖臯陶不能聽矣

里胥宋某所謂東鄉太歲者也愛鄰童秀麗百計誘與狎爲童父所覺迫童自縊其事隱密竟無人知一夕夢被拘至冥府云爲童所訴宋辯曰本出相憐無相害意死由爾父寔出不虞童言爾不相誘我何緣受淫我不受淫何緣得死推原禍本非爾其誰宋又辯曰誘雖由我從則由爾回眸一笑縱體相就者誰乎本未強干理難歸過冥官怒叱曰稚子無知陷爾機穽餌魚充饌乃反罪魚耶拍案一呼慄然驚寤後官以賄敗宋名麗案中禍且不測自知業報因以夢備告所親逮及獄成乃

僅擬城旦竊謂夢境無憑也比三載釋歸則鄰叟恨予之被污乘其婦獨居餌以重幣已見金夫不有躬矣宋畏人多言竟慚而自縊然則前之幸免豈非留以有待示所作所受如影隨形哉

舊僕鄒明言昔在丹陽縣署夜半如廁過一空屋聞中有男女嫖狎聲以爲內衙僮婢幽會於斯懼爲累潛蹤而返後月夜復聞之從窻隙竊窺則內衙無此人又時方冱凍乃裸無寸縷疑爲妖魅於窻外輕噉慘然滅跡偶與同伴話及一火夫曰此前官幕友某所居幕友有雕牙秘戲像一盒腹有機輪自能運動恒置枕函中時

出以戲玩一日失去疑爲同事者所藏後終無迹豈此物爲祟耶徧索室中迄不可得以不爲人害亦不復追求殆常在茵席之間得人精氣久而幻化歟

外祖雪峰張公家牡丹盛開家奴李桂夜見二女憑闌立其一曰月色殊佳其一曰此間絕少此花惟佟氏園與此數株耳桂知是狐擲片瓦擊之忽不見俄而磚石亂飛窻櫺皆損雪峰公自往視之拱手曰賞花韻事步月雅人奈何與小人較量致殺風景語訖寂然公嘆曰此狐不俗

佃戶張九寶言嘗夏日鋤禾畢天已欲暝與衆同坐田

牆上見火光一道如赤練自西南飛來突墮於地乃一
狐蒼白色被創流瀝臥而喘息急舉鋤擊之復努力躍
起化火光投東北去後牽車販鬻至東強聞人言某家
婦爲狐所媚延道士劾治已捕得封罌中兒童輩私揭
其符欲視狐何狀竟破罌飛去問其月日正見狐墮之
時也此道士咒術可云有驗然無奈駭稚之竊窺古來
竭力垂成而敗於無知者之手類如斯也夫

老僕劉琪言其婦弟某嘗獨臥一室榻在北牖夜半覺
有手捫牖疑爲盜驚起諦視其臂乃從南牖探入長殆
丈許某故有膽遽捉執之忽一臂又破牖而入徑批其

煩痛不可忍方回手支拒所捉臂已掣去矣聞窓外大聲曰爾今畏否方憶昨夕林下納涼與同輩自稱不畏鬼也鬼何必欲人畏能使人畏鬼亦復何榮以一語之故尋覈求勝此鬼可謂多事矣裴文達公嘗曰使人畏我不如使人敬我敬發乎人之本心不可強求惜此鬼不聞此語也

宗室瑤華道人言蒙古某額駙嘗射得一狐其後兩足著紅鞋弓彎與女子無異又沈少宰雲椒言李太僕敬堂少與一狐女往來其太翁疑爲鄰女布灰於所經之路院中足印作獸迹至書室門外則足印作纖纖樣矣

某額駭所射之狐了無他異敬堂所眷之狐居數歲別去敬堂問何時當再晤曰君官至三品當來迎此語人多年之後來果驗

外叔祖張公雪堂言十七八歲時與數友月夜小集時霜蟹初肥新筍亦熟酣治之際忽一人立席前著草笠衣石藍衫躡鑲雲履拱手曰僕雖鄙陋然頗愛把酒持螯請附末坐可乎眾錯愕不測姑揖之坐問姓名笑不答但痛飲大嚼都無一語醉飽後蹶然起曰今朝相遇亦是前緣後會茫茫不知何日得酬高誼語訖聳身一躍屋瓦無聲已莫知所在視椅上有物粲然乃白金一

餅約暑敵是日之所費或曰仙也或曰術士也或曰劇盜也余謂劇盜之說爲近之小時見李金梁輩其技可
以至此又聞竇二東之黨二東獻縣劇盜其兄曰大東昔逸其名而以乳名傳也書記載或作竇爾敦音之轉耳每能夜入人家伺婦女就寢習以反禁勿語併衾褥捲之挾以越屋數十重曉鐘將動仍捲之送還被盜者惘惘如夢一夕失婦家伏人於室俟其送還突出搏擊乃一手揮刀格鬪一手擲婦於床上如風旋電掣倏已無蹤殆唐代劍客之支流乎

奇門遁甲之書所在多有然皆非真傳真傳不過口訣數語不著諸紙墨也德州宋清遠先生言曾訪一友清遠

曾舉其姓名歲久忘之清遠稱兩後泥
亭借某人一驢騎往則所居不遠矣友留之宿曰良
夜月明觀一戲劇可乎因取櫬十餘縱橫布院中與清
遠明燭飲堂上二鼓後見一人踰垣入環轉堦前每遇
一櫬輒蹣跚努力良久乃跨過始而順行曲踊一二百
度轉而逆行又曲踊一二百度疲極踣臥天已向曙矣
友引至堂上詰問何來叩首曰吾寔偷兒入宅以後惟
見層層皆短垣愈越愈不能盡窺而退出又愈越愈不
能盡故困頓見禽死生惟命友笑遣之謂清遠曰昨卜
有此偷兒來故戲以小術問此何術曰奇門法也他人
得之恐召禍君真端謹如願學當授君清遠謝不願友

太息曰願學者不可傳可傳者不願學此術其終絕矣
乎意若有失悵悵送之返

有故家子曰者推其命大貴相者亦云大貴然垂老官
僅至六品一日扶乩問仕路崎嶇之故仙判曰日者不
謬相者亦不謬以太夫人偏愛之故削減官祿至此耳
拜問偏愛誠不免然何至削減官祿仙又判曰禮云繼
母如母則視前妻之子當如子庶子爲嫡母服三年則
視庶子亦當如子而人情險惡自設町畦所生與非所
生釐然如水火不相入私心一起機械萬端小而飲食
起居大而貨財田宅無一不所生居於厚非所生者居

於薄斯已干造物之忌矣甚或離間讒構密運陰謀詭
誑讟陵罔循禮法使罹毒者吞聲旁觀者切齒猶嗥嗥
稱所生者之受抑鬼神怒視祖考怨恫不禍譴其子何
以見天道之公哉且人之受享祇有此數此羸彼縮理
之自然旣於家庭之內強有所增自於仕宦之途陰有
所減子獲利於兄弟多矣物不兩大亦何憾於坎圻乎
其人悚然而退後親串中一婦聞之曰悖哉此仙前妻
之子恃其年長無不吞噬其弟者庶出之子恃其母寵
無不凌轢其兄者非有母爲之撐拄不盡爲魚肉乎姚
安公曰是雖妬口然不可謂無此事也世情萬變治家

者平心處之可矣

族祖黃圖公言順治康熙間天下初定人心未一某甲陰爲吳三桂謀以某乙驍健有心計引與同謀旣而梟獍伏誅鯨鯢就築亦旣洗心悔禍無復逆萌而來往秘札多在乙處書中故無乙名乙脅以訐發罪且族滅不得已以女歸乙贅於家乙得志益驕無復人理迫淫其婦女殆徧乃至女之母不肖女之幼弟纔十三四亦不免皆飲泣受污惴惴然恐失其意甲抑鬱不自聊恒避於外一日散步田間遇老父對語怪附近村落無此人老父曰不相欺我天狐也君固有罪然乙逼君亦太甚

吾竊不平今盜君秘札奉還彼無所挾不驅自去矣因
出十餘紙付甲甲驗之良是卽毀裂吞之歸而以寔告
乙乙防甲女竊取密以鐵瓶瘞他處潛往檢視果已無
存乃踉蹌引女去次日與訴評旋亦仇離後其事漸露
兩家皆不齒於鄉黨各攜家遠遁夫明平之亂極矣
聖朝蕩滌洪鑪拯民水火甲食毛踐土已三十餘年當
吳三桂拒命之時彼已手戮桂王斷不得稱楚之三戶
則甲陰通三桂亦不能稱殷之頑民卽闔門駢戮亦不
爲冤乙從而汚其閨幃較諸荼毒善良其罪似應末減
然乙初本同謀罪原相埒又操戈挾制肆厥兇淫罪實

當加甲一等雖後來食報無可證明天道昭昭諒必無倖免之理也

姚安公讀書舅氏陳公德音家一日早起聞人語喧闐曰客作張珉昨夜村外守瓜田今早已失魂不語矣灌救百端至文乃蘇曰二更以後遙見林外有火光漸移漸近比至瓜田乃一巨人高十餘丈手執燭籠大如一間屋立園焦前俯視良久吾駭極暈絕不知其何時去也或曰罔兩或曰當是主夜神案博物志載主夜神咒曰娑珊娑演底誦之可以辟惡夢止恐怖不應反現異狀使人恐怖疑罔兩爲近之

姚安公又言一夕與親友數人同宿舅氏齋中已滅燭就寢矣忽大聲如巨礮發於床前屋瓦皆震滿堂戰慄噤不能語有耳聾數日者時冬十月不應有雷霆又無焰光衝擊亦不似雷霆公同年高丈爾珫曰此爲鼓妖非吉徵也主人宜修德以禳之德音公亦終日栗栗無一事不謹慎是歲家有縊死者別無他故殆戒懼之力歟

姚安公聞先曾祖潤生公言景城有姜三蟒者勇而慙一日聞人說宋定伯買鬼得錢事大喜曰吾今乃知鬼可縛如每夜縛一鬼唾使變羊曉而牽買於屠市足供

一日酒肉資矣於是夜夜荷挺執繩潛行墟墓間如獵者之伺狐兔竟不能遇卽素稱有鬼之處佯醉寢以誘致之亦寂然無睹一夕隔林見數燐火踊躍奔赴未至間已星散去懊恨而返如是月餘無所得乃止蓋鬼之侮人恒乘人之畏三鱗確信鬼可縛意中已視鬼蔑如矣其氣焰足以潛鬼故鬼反避之也

益都朱天門言有書生僦住京師雲居寺見小童年十四五時來往寺中書生故蕩子誘與狎因留共宿天曉有客排闥入書生窘愧而客若無睹俄僧送茶入亦若無睹書生怒有異客去擁而固問之童曰公勿怖我實

杏花之精也書生駭曰子其魅我乎童曰精與魅不同
山魃厲鬼依草附木而爲祟是之謂魅老樹千年英華
內聚積久而成形如道家之結聖胎是之謂精魅爲人
害精則不爲人害也問花妖多女子子何獨男曰杏有
雌雄吾故雄杏也又問何爲而雌伏曰前緣也又問人
與草木安有緣魅阻良久曰非借人精氣不能煉形故
也書生曰然則子仍魅我耳推枕遽起童亦靜然去此
書生懸崖勒馬可謂大智慧矣其人蓋天門弟子天門
不肯舉其名云

申鏐蟾名光定陽曲人以庚辰舉人官知縣主余家最

久庚戌秋在陝西試用忽寄一札與余訣其詞恍惚迷離抑鬱幽咽都不省爲何語而鐵蟾固非不得志者疑不能明也未幾計音果至旣而見邵二雪贊善始知鐵蟾在西亥病數月病愈後入山射獵歸而目前見二圓物如毬旋轉如風輪雖瞑目亦見之如是數日忽爆然裂二小婢從中出稱仙女奉邀魂不覺隨之往至則瓊樓貝闕一女子色絕代通詞自媒鐵蟾固謝託以不慣居此宅女子薄怒揮之出霍然而醒越月餘目中見二圓物如前爆出二小婢亦如前仍邀之往已別構一宅幽折窈窕頗可愛問此何地曰佛桑請題堂額因爲八

分書佛桑香界字女子再申前議意不自持遂定情自
是恒夢遊久而女子亦晝至禁鐵蟾勿與所親通遂漸
病病劇時方士李某以赤丸餌之嘔逆而卒其事甚怪
始知前札乃得心疾時作也鐵蟾聰明絕特善詩歌又
工八分馳騁各場倏然以風流自命與人交意氣如雲
郵筒走天下中年忽慕神仙遂生是魔障迷罔以終妖
以人興象由心造才高意廣翻以好異隕生其可惜也
夫

崔莊舊宅廳事西有南北屋各三楹花竹翳如頗爲幽
僻先祖在時奴子張雲會夜往取茶具見垂鬟女子潛

匿樹下背立向牆隅意爲宅中小婢於此幽期遽捉其
臂欲有所挾女子突轉其面白如傅粉而無耳目口鼻
絕叫仆地衆持燭至則無睹矣或曰舊有此怪或曰張
雲會一時目眩或曰實一點婢猝爲人阻弗能遁以素
巾幕面僞爲鬼狀以自脫也均未知其審然自此羣疑
不釋宿是院者恒凜凜夜中亦往往有聲蓋人避弗居
斯狐鬼入之耳又宅東一樓明隆慶初所建右側一小
屋亦云有魅雖不爲害然婢媼或見之姚安公一日檢
視於廢書簾下捉得二獾僉曰是魅矣姚安公曰獾豕
首爲童子縛必不能爲魅然室無人迹至使野獸爲巢

穴則有魅也亦宜斯皆空穴來風之義也後西廳析屬從兄坦居今歸從姪汝侗樓析屬先兄晴湖今歸侄汝份子姓曰繁家無隙地魅皆不驅自去矣

甲與乙相善甲延乙理家政及官撫軍併使佐官政惟其言是從久而貲財皆爲所乾沒始悟其姦稍稍譴責之乙挾甲陰事遽反嗟甲不勝憤乃投牒訴城隍夜夢城隍語之曰乙陰惡如是公何以信任不疑甲曰爲其事事如我意也神喟然曰人能事事如我意可畏甚矣公不畏之而反喜之不公之給而給誰耶渠惡貫將盈終必食報若公則自貽伊戚可無庸訴也此甲親告姚

安公者事在雍正末年甲寅人乙越人也

杜陽雜編記李輔國香玉辟邪事殊怪異多疑爲小說荒唐然世間實有香玉先外祖母有一蒼玉扇墜云是曹化淳故物自明內府竊出製作朴畧隨其形爲雙螭糾結狀有血斑數點色如鎔蠟以手摩熱嗅之作沉香氣如不摩熱則不香疑李輔國玉亦不過如是記事者點綴其詞耳先太夫人嘗密乞之外祖母曰我死則傳汝後外祖母歿舅氏疑在太夫人處太夫人又疑在舅氏處衛氏姨母曰母在時佩此不去身殆携歸黃壤矣侍疾諸婢皆言殮時未見因此又疑在衛氏姨母處今

姨母久亡衛氏式微已甚家藏玩好典賣畧盡終未見此物出鬻竟不知其何往也

有客携柴窑片磁索數百金云嵌於冑臨陣可以辟火器然無由知確否余曰何不繩懸此物以銃發鉛丸擊之如果辟火必不碎價數百金不爲多如碎則辟火之說不確理不能索價數百金也鬻者不肯曰公於賞鑒非當行殊殺風景急懷之去後聞鬻於貴家竟得百金夫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礮火橫衝如雷霆下擊豈區區片瓦所能禦且雨過天青不過泐色精妙耳究由人造非出神功何斷裂之餘尙有靈如是耶余

作舊瓦研歌有云銅雀臺址頽無遺何乃剩瓦多如斯
女士例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柴片亦此類而已
矣

嘉峪關外有濶石圖嶺爲哈密巴爾庫爾界濶石圖譯
言碑也有唐太宗時候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守將砌
以磚石不使人讀云讀之則風雪立至屢試皆不爽蓋
山有神木石有精示怪異以要血食理固有之巴爾庫
爾又有漢順帝時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城西十里海子
上則隨人塌摹了無他異惟云海子爲冷龍所居城中
不得鳴夜礮鳴夜礮則冷龍震動天必奇寒是則不可

以理推矣

李老人不知何許人自稱年已數百歲無可考也其言支離荒唐殆前明醒神之流曩客先師錢文敏公家余曾見之符藥治病亦時有小驗文敏次子寓京師水月菴夜飲醉歸見數十厲鬼遮路因發狂自剗其腹余偕陳裕齋倪餘疆往視血肉淋漓僅存一息似萬萬無生理李忽自來昇去療半月而創合人頗以爲異然文敏公誤信祝由割指上疣贅創發病卒李療之竟無驗蓋符籙燒煉之術有時而效有時而不效也先師劉文正公曰神仙必有然必非今之賣藥道士佛菩薩必有然

必非今之說法禪僧斯真千古持平之論矣

楊主事護余甲辰典試所取士也相法及推算八字五星皆有驗官刑部時與阮吾山共事忽語人曰以我法論吾山半月內當爲刑部侍郎然今刑部侍郎不缺員是何故耶次日堂衆後私語同官曰杜公缺也旣而杜凝臺果有伊犁之役一日倉皇乞假歸來辭余問何匆遽乃爾曰家惟一子侍老父今推子某月當死恐老父過哀故急歸耳是時尚未至死期後詢其鄉人果如所說尤可異也余嘗問以子平家謂命有定堪輿家謂命可移究誰爲是對曰能得吉地卽是命誤葬凶地亦是

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謂得其通矣

昌吉遣犯彭杞一女年十七與其妻皆病瘵妻先歿女亦垂盡彭有官田耕作不能顧女乃棄置林中聽其生死呻吟悽楚見者心惻同遣者楊燿語彭曰君大殘忍世寧有是事我願昇歸療治死則我葬生則爲我妻彭曰大善卽書券付之越半載竟不起臨沒語楊曰蒙君高義感沁心脾緣伉儷之盟老親慨諾故飲食寢處不畏嫌疑搔抑撫摩都無避忌然病骸憔悴迄未能一薦枕衾實多愧負若歿而無鬼夫復何言若魂魄有知當必有以奉報嗚咽而終楊涕泣葬之葬後夜夜夢女來

狎昵歡好一若生人醒則無所睹夜中呼之終不出纔一交曉卽弛服橫陳矣往來旣久夢中亦知是夢詰以不肯現形之由曰吾聞諸鬼矣人陽而鬼陰以陰侵陽必爲人害惟睡則斂陽而入陰可以與鬼相見神雖遇而形不接乃無害也此丁亥春事至辛卯春四年矣余歸之後不知其究竟如何夫盧充金盃於古嘗聞宋玉瑤姬偶然一見至於日日相覲皆在夢中則載籍之所希睹也

有孟氏媼清明上冢歸渴就人家求飲見女子立樹下憇殊婉變取水飲媼畢仍邀其坐意甚款洽媼問其父

母兄弟對答具有條理因戲問已許嫁未我爲汝媒女
面頰避入呼之不出時已日暮乃不別而行越半載有
爲媼子議婚者詢知卽前女大喜過望急促成之于歸
後媼撫其肩曰數月不見汝更長成矣女錯愕不知所
對細詢始末乃知女十歲失母鞠於外氏五六年納幣
後始迎歸媼上冢時原未嘗至家也女家故小姓又頗
窘乏非媼親見其明慧如未必成不知是何鬼魅託形
以聯其好又不知鬼魅何所取義必託形以聯其好事
有不可理推者此類是矣

交河蘇斗南雍正癸丑會試歸至白溝河與一友遇於

酒肆中友方罷官飲酣後牢騷抑鬱恨善惡之無報適
一人褶袴急裝繫馬於樹亦就對坐側聽良久揖其友
而言曰君疑因果有爽耶夫好色者必病嗜博者必貧
勢也劫財者必誅殺人者必抵理也同好色而稟有強
弱同嗜博而技有工拙則勢不能齊同劫財而有首有
從同殺人而有誤有故則理宜別論此中之消息微矣
其間功過互償或以無報爲報罪福未盡或有報而不
卽報毫釐比較益微乎微矣君執目前所見而疑天道
之難明不亦愼乎且君亦何可怨天道君命本當以流
外出身官至七品以君機械多端伺察多術工於趨避

而深於擠排遂削減爲八品君遷八品之時自謂以心計巧密由九品而降不知正以心計巧密由七品而降也因附耳密語語訖大聲曰君忘之乎友駭汗浹背問何以能知微笑曰豈獨我知三界孰不知掉頭上馬惟見黃塵滾滾然斯須滅迹

乾隆壬戌亥間邨落男婦往往得奇疾男子則尻骨生尾如鹿角如珊瑚枝女子則患陰挺如葡萄如芝菌有能醫之者一割立愈不醫則死喧言有妖人投藥於井使人飲水成此病因以取利內閣學士永公時爲河間守或請捕醫者治之公曰是事誠可疑然無實據一

歲飢穀貴官出
示手其值商賈
足不來穀益相
此一說也又或
因積抑勒平糶
吏因以疑擾市
紛紜且奸商零
賤程販往他處
於益甚重蓋空

村不過三兩井嚴守視之自無所施其術儻一逮問則
無人復敢醫此證恐死者多矣凡事宜熟慮其後勿過
急也固不詐患亦尋息郡人或以爲鎮定或以爲縱姦
後余在烏魯木齊因牛少價昂農頗病遂嚴禁屠者價
果減然販牛者聞牛賤皆不肯來次歲牛價乃倍貴弛
其禁始漸平又深山中盜採金者始數百人捕之恐激
變臨之又恐養癰因設策斷其糧道果飢而散出然散
出之後皆窮而爲盜巡防察緝竟日紛紜經理半載始
得靖乃知天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多有收目前之
效而貽後日之憂者始服永公熟慮其後一言真瞻言

無所得教此又
一說也

百里也

收月耶之說而路以日之而勉且不可好目許之說此謂如
捕反邪謀之不藏具曰子聖翁於此孔之表矣